

第一章 田家食肆

大周朝天安十五年，暮春時節，長長的岸邊人來人往，一派繁華熱鬧的景象。田習霏微微眯眼，若有所思的看著眼前那湖波盪漾、輕風徐徐、楊柳青青、名動盛京、堪比西湖美景的點翠湖！

午後陽光靜靜灑在湖面上，遊船在湖面上穿梭，好花好景，好個楊柳垂岸、繁花似錦，若是在湖畔置張長桌，擺上烹飪用具，她現場做個全蟹宴再來個吃播，會吸引多少觀看流量？

不要想了，她現在已經不是擁有四百萬訂閱的當紅吃播主了，她現在只是一間小食肆店主的女兒，什麼按讚、訂閱、分享、開啟小鈴噹對她而言都已經是上輩子的事，這裡手機、網路、平台，什麼都沒有！

兩年前她出了交通事故，醒來便在這大周朝，她也欲哭無淚、無語問蒼天了。好一陣子，直到認清事實就是她的魂魄穿來了，真回不去了，這才打起精神面對現實過日子，也不再作回去的白日夢了。

現在的她名叫田習霏，她爹叫田玉景，開了一間小食肆，父女倆原本在馨州生活，她爹連繫上以前拜師學藝的同門師弟，說京城發展好，他有個空鋪面可以便宜租給他們，他們家還有好幾間空房可以給他們住，一毛錢都不要，至於做生意需要的疏果肉品供應商，他都有相熟的，他們只要人來京城就好，他會事先幫他們打點得妥妥當當的，只要他們一來就可以開始做生意賺錢了，他舉自己為例，在京城開了五年飯館，地買了，房子買了，還有三間鋪子哩，京城人就是好削，他們的錢就是好賺！

她爹動心了，把十幾年來打拚好不容易置辦下來的麵館賣了，又把屋舍跟家裡一切什物都賣了，帶了她來到京城要投靠師弟，父女兩人的心裡都作著在京城開始新生活的美夢。

沒想到，他們風塵僕僕來到京城，她爹那師弟卻得急病死了，家裡正在給他辦喪事，她爹怎麼好上前去說師弟答應便宜租他店鋪，要給他們免費住云云，實在是說不出口呀！

可是，京城居、大不易，賣掉麵館跟屋舍的錢根本不足以在京城再買屋舍和鋪面，她爹無奈，只好租了鋪面打算先做生意，等將來攢了錢再說，幸好鋪子的格局是前店後舍，後面有兩個比較大的房間和兩個小房間，格局方方正正的，連著一個小院子，不必再另外租屋舍，她爹便寫了契，付了兩年租金，總算安定下來。他們的鋪子在吉祥坊，離坊門不遠，坊裡各式店鋪齊全，不管是要買筆墨紙硯、衣帽布匹，或者胭脂水粉、珠寶玉石，應有盡有，各類酒茶湯水的食肆、飯館、酒樓、客棧更是數也數不完。

重點是，坊尾那高牆裡就是大名鼎鼎的大理寺，當初中人就是這麼對他們說的，大理寺的爺們眾多，公廚一日只供一餐，便是中餐，早上趕著點卯的官爺肯定要在路上買個早點吃，散衙後，沒成家的官爺也肯定要在外吃一吃再回家，如此一來，他們一日只消做早晚兩趟生意就足夠回本啦，加上那公廚裡的廚娘手藝是公認的普普通通，若是他們把早晚的生意做起來，午餐也能搶到公廚的生意也不一

定！

「霏兒！」

「來啦！」聽見田玉景的喊叫，田習霏連忙收回思緒，把洗好的杯盤碗筷用大盆子一裝拿進去。

店裡已經收拾得差不多了，看個良辰吉日便可以開張做生意，父女倆正在合計要賣什麼。

他們以前是賣麵的，生意很不錯，可據那中人說，大理寺的官爺都很忙，往往散衙了還在查案，延誤了回家休息的時間，早上匆匆忙忙起床趕著上衙，沒功夫坐下來好好吃朝食，所以賣麵是不成的，必須是容易帶走且方便吃的東西。

說起來，他們店鋪的位置其實是極好的呀，面對著湖光山色的點翠湖，這得天獨厚、不要錢的天然美景就是最好的裝潢，要是開個咖啡館下午茶之類的，賣咖啡、奶茶、甜點，生意肯定搶搶滾，可惜了，他們眼下沒那麼多資金可以搞氣氛裝潢，而且以她爹一板一眼的性格肯定會駁回她的主意。

想想也是，下午茶是有些不切實際，還是早點的生意保險，下午茶不是每天必須的，早點卻是每天必須的，扣掉大理寺每旬一日的休沐，一個月至少有二十七天的生意可以做。

話說回來，這大理寺也算相當的不符合勞基法，一個月居然只休三天？

她爹說了，他們食肆的休假跟著大理寺走，所以了，她悲摧的一個月也只有三天自由時間，這對前世是自由自媒體工作者的她來說相當考驗心志，不過也不怪她爹，她明白她爹的想法，他們租了鋪舍已經差不多用完身邊的錢了，沒錢傍身是相當沒有安全感的，她爹急著建立安全感她可以理解，因為她也是。

前世她就是個財迷，爸媽是做南北貨的小生意，利潤微薄，但很努力的供她們四姊妹上了大學，沒讓她們背學貸，她之所以會一腳跨進自媒體的領域也是想多賺錢，上班族的死薪水實在存不了錢，圓不了她想買房孝敬父母的夢，所以她毅然決然的離開了在機場禮品店上班的工作，投入了吃播主的行列，不只介紹哪裡有好吃的，也示範如何煮，煮好再全部自己吃下去。

沒想到她自然不造作的影片大受歡迎，她算是在這方面有天分吧，點閱越來越高，訂閱也從破十萬到破一百萬、兩百萬、三百萬、四百萬！她成了名利雙收的小富婆，朝買房之路順順當當的前進，正當有廠商找她合作，想開發屬於她品牌的飯卷時，她不幸的車禍魂穿了……

「咱們就賣飯糰吧！」田玉景拍板定案。「可以帶著走又有飽足感，還能提前做好，涼了也不怕。」

田習霏瞪大眼睛。「爹呀，你沒走出去看看，坊裡坊外賣飯糰的至少有五家，賣飯糰哪有競爭力？」

田玉景摸摸下巴。「是嗎？那妳說要賣什麼？」

她爹這人是有些一板一眼和莫名的大廚作派，但並非食古不化，還是很能接受新想法的。

穿來後，她幾次做了現代吃食，她爹都能接受，她爹問她怎麼會，她瞎掰說夢裡

夢見的就搗鼓看看，她爹也信了。

在馨州時，她做的鹹酥雞在他們的麵館裡很受歡迎，點麵的幾乎都會點上一盤鹹酥雞，給店裡增加不少營業額，因此她爹也挺看重她的意見。

原主的廚藝普通，平常都是她爹一個口令一個動作，因此她也只能慢慢顯露廚藝，一次做一點點才不會被看出破綻。

經過這兩年的相處，她發現她爹其實廚藝精湛、深藏不露，奈何傷到了手骨，這才力不從心，無法痛快淋漓的做菜，也才困在小麵館裡，無法有更進一步的發展，實在可惜。

「爹，咱們就賣肉蛋吐司吧！」換她拍板定案。

「肉蛋吐司？」田玉景揚眉。「妳做過的那個吐司？」

田習霏點點頭。「就是那個吐司，裡頭夾片肉和煎蛋，再刷一層果醬，又甜又鹹，迷死人了。」

古代材料不齊全，她做不出真正的吐司來，但曾經搗鼓出了個七成像的給她爹品嚐過，她爹說好吃。

只不過，以前他們是在小城鎮的鄉下地方，那裡的百姓對新鮮東西接受度不高，加上她做吐司的成本，賣便宜了不回本，賣貴了那裡的人不買單，她也就打消賣吐司的想法，只偶爾做來自己吃，過過癮。

「爹，京城人肯定消費能力高，對新玩意兒接受度也高，咱們賣新鮮東西才能吸引他們嚐鮮，我有信心，只要吃過我做的肉蛋吐司，必定會成為回頭客。」

而且吐司能夾的東西可多了，可以說是千變萬化，她每旬更新菜單，不怕客人吃膩了。

田玉景沉吟道：「肉蛋吐司也算簡單，可以現點現做，生意忙一點時咱們父女也忙得過來，就先試試吧！」

父女倆達成共識後，再整理整理鋪子，下午就趕忙去木匠那裡定製桌椅板凳，跟著又去找鐵匠定製煎肉煎蛋的鐵板了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這種錢還是要花的。

「爹，我覺得咱們來京城是來對了。」田習霏步履輕快，走兩步跳三步，有時還跳起來碰沿路的樹葉，嘴裡哼著小曲。

「怎麼說？」田玉景還在懊惱自己太衝動行事，只聽師弟片面之詞就賣了攢下來的家產來投奔，弄得現在得要從頭再來。

田習霏淺笑說道：「這裡人文氣息重，我喜歡！」

以前那裡是道地的鄉下地方，所有人都大字不識一個，早睡早起，沒啥消遣娛樂，放眼望去，除了種田還是種田，太無趣了。

現在就不同了，京城繁華熱鬧，一看就是個有趣的地方，一個不必日暮就上床睡覺的地方。

「人文氣息？」田玉景有時聽不明白女兒在說什麼，他隨口應道：「妳喜歡就好，那咱們也不算白來了。」

他只盼著在京城能幫女兒找個好對象，女兒姿容不凡，在小城鎮裡沒有配的上她

的男人，連他都覺得勉強給女兒婚配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，所以，縱然上門求親的人不少，他也沒答應，導致女兒都十八歲，成了大齡女，他之所以會同意來京城的原因之一也是要幫女兒找夫君，只是他沒跟女兒說。

田習霏也很感激這一點，她爹沒把她隨便許人，不然她就要盲婚了啊。

「爹，我想在京城找個天下第一的人來做我夫君，要是找不到這樣的人，我便不嫁！」

她也知道憑自己這小小食肆廚娘的身分，哪裡找的到天下第一的男人做她夫君，她這麼說不過是拖延嫁人的時間罷了。

她真心不想嫁人啊，這個時代的女人地位低微、沒有人權，尤其嫁做人婦之後，只能一輩子為夫家做牛做馬，不斷的生孩子，她之前在鄉下看多了，深以為戒。田玉景看了女兒一眼。「不要說那種自己也不相信能做到的事，爹答應妳，不會隨便將妳許人就是，一定會經過妳的同意。」

「爹可不能食言而肥喲！一定要經過我的同意！」田習霏笑嘻嘻的說道：「不過，若爹看上哪個娘子，不必經過我的同意，你喜歡就好，儘管娶回家吧！」

「妳胡說什麼？」田玉景嚴厲斥道：「爹都什麼歲數的人了還娶什麼，也不怕笑掉人家大牙。」

田習霏勾住自家老爹的手臂，笑呵呵地道：「娶妻怎麼了？我爹還很帥啊，妥妥的型男，有成熟爺兒們的魅力。」

她是真的覺得她爹很帥，年輕時一定更帥，可惜現在蓄了大鬍子把臉都遮住了，讓他剃乾淨，他說什麼也不肯，像是不想被認出本來面貌似的。

她爹說，她娘生下她就急病死了，他一個人將她拉拔長大，他對女人沒興趣，也不需要女人，只想幫她找到好歸宿。

「什麼型男？」田玉景撇了撇唇。「不要說這些鬼話了，若是能早日幫妳找到如意郎君，爹就阿彌陀佛，別無所求了。」

蕭得驕瞬也不瞬的看著立在大理寺門口的木質古怪立牌，上頭寫著「田家食肆」四個字，字體胖胖的十分古怪，但又有種可愛俏皮的感覺，是他從未看過的字體。朝廷三令五申不許百姓把垃圾倒在街道上影響市容，是哪個不長眼的把垃圾丟到大理寺大門口來了？真真是膽大包天，亂丟垃圾便罷，還丟到大理寺門口，是擺明了要跟官府做對嗎？

他抬起長腿，下意識就要把礙眼之物踢走。

「等等！你要幹麼！」田習霏老遠就看見有人要朝她的落地立牌下毒腳，全力加速跑了過來，張臂護住了立牌。

這個很是文青的木質立牌是她找木匠定製的，POP海報版的字體是她用毛筆一筆一劃辛辛苦苦寫的，這幾天就擺在店門口當做活廣告，來往經過的人都會看上兩眼，還會詢問兩句要賣什麼吃食，讓她很是得意，所以又做了個能懸掛的布面招牌，寫上「田家食肆即將在此為您服務」等等，告訴大家開幕當天會有買一送一

的活動，藉機拉抬聲勢。

不過，也不知道昨兒夜裡刮什麼怪風，居然把立牌一路從店門刮到了大理寺來，害她找得好苦。

「這妳的？」蕭得驕睥睨的看著正以可笑姿勢捍衛立牌的腦袋瓜兒，眉頭微皺地道：「物品為何不好好保管，隨意棄置？」

田習霏抬起頭來解釋道：「我沒有隨意棄置呀，是風把它吹到這裡來了！是說，就算我隨意棄置又如何，礙著你了嗎？你幹麼要踢它，你有什麼權力踢它？它有得罪你嗎？」

四目相對，兩人均是一愣。

原本俊男美女就會讓人驚豔，何況兩個人都是俊男美女，對進入眼簾的人自然更會驚豔。

田習霏抬眸看著眼前的男人，有些怔愣。

長眉斜飛入鬢，形狀之好看，這一定不是繡眉的，加上鼻如懸膽，挺拔自然，這也一定不是整型能整出來的，鳳眼凌厲、飽滿的唇型，身姿挺拔，俊朗又颯爽……原來真有男人長得這麼好看啊，那睫毛也太長太濃密了吧，渾身的氣度不凡，身上的靚藍色綾緞錦袍很襯他，頭戴玉冠，有股尊貴相，說他是王子也不為過……同樣的，蕭得驕的心跳也險些漏跳了一拍，目光從田習霏小巧瑩亮的鵝蛋臉面上輕輕掠過，雙眉修長上挑，鼻梁小巧高挺，朱唇皓齒，五官深刻有神，十分的精緻大器，豆綠色布衣裙，套一件柳綠色小襖，裝扮看似小家碧玉，氣質與相貌卻像是明珠蒙塵，那雙眼睛尤其特殊，跟暈子似的，像會說話……

不過，他是什麼人？他可是蕭得驕，他是不會被美色給迷惑的，女人在他眼中也只是人罷了。

蕭得驕挺胸挑了挑唇，眼神幽深。「它確實礙到我了，阻擋了我要走的路，我將它踢走也是合情合理。」

田習霏很沒用，她被男色迷惑了，這會兒回過神來，用力清了清喉嚨才大聲說道：「你一個大男人不會繞路走嗎？」

這顯然是有些無理了，但現在不是講道理的時候，誰看見自己精心製作的寶貝被人作勢要踢不會火大的？即便知道強詞奪理還是出口了。

蕭得驕唇角微勾，皮笑肉不笑的挑了挑嘴角。「哪條律法規定大男人看到破板子就得繞路走？」

田習霏瞪眼。「它不是破板子！」

蕭得驕神態不以為然。「我看它就是個破板子。」

田習霏看著他的大長腿反唇相譏，「我看你才是破腿。」

她知道她這樣算是人身攻擊了，那又怎樣？誰讓剛剛那隻腿想踢她的立牌。

「破腿？」蕭得驕下意識看了自己腿一眼，冷冷道：「整個大周朝，還沒有人敢這麼說。」

田習霏嗤笑一聲。「哈，笑話！難道你問過整個大周朝的人了？你怎麼知道沒人敢這麼說？你是什麼納粹不成？」

蕭得驕目光深沉的看著她。「何謂那翠？」

「納粹就是……」田習霏住了口，暗罵自己多嘴，跟他講這些幹麼？

這時，一個著男裝的長臉女子騎著白馬緩緩而來，白馬在她的控制下停了下來，她俐落地翻身下馬，牽著馬，走了兩步到他們面前。「蕭少卿，有什麼事嗎？」大周律法，不得在街市縱馬，但大理寺的官員例外，他們擁有策馬入街市的特權，因為常需要查案。

「咳咳咳！」田習霏被自己口水嗆到了，她結結巴巴的瞪視著蕭得驕。「少、少卿？你是大理寺少卿？」

因為要做大理寺的生意，她特地惡補了下關於大理寺的知識，知道大理寺最大的官是大理寺卿，第二大的官便是少卿了。

然後，現在這個大理寺第二大官正在她的面前，而她剛才還在跟他嘖嘖歪歪、冷嘲熱諷的，她這是妥妥的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呀！

蕭得驕斜睨她一眼，淡淡地道：「不錯，我是大理寺少卿，有問題嗎？」

田習霏假笑，連連搖頭擺手。「沒問題，當然沒問題。」

有問題的是她！居然跟大理寺的官爺鬥嘴，她還要不要做生意啊？食肆的生意還要靠大理寺捧場哩，她這一來就留下了壞印象可不行，會被她爹唸死，要趕快補救才行！

「妳剛剛好像說本官的腿是破腿？」蕭得驕撇了撇嘴角，皮笑肉不笑。

田習霏腦子飛快的動起來，連忙睜眼說瞎話，「大人聽錯了！民女絕對沒有說！如果民女有說，那一定是民女的腦子壞了，請大人盡量忽略、無視！」

「是嗎？」蕭得驕眯了眯眼，眼裡閃爍著不明的光。「本官依稀記得，妳還說本官有什麼權力踢那塊板子，原來本官身為正四品朝廷命官，連踢塊路邊板子的權力都沒有，實在令本官震驚，原來本官如此卑微。」

田習霏立即伏低做小陪笑道：「不知道大人是大理寺少卿，是民女見聞太淺，狗眼不識泰山，居然斗膽跟您回嘴，請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諒民女有眼無珠，這塊破板子大人想踢就踢吧，被大人踢是它畢生的榮幸，請大人務必要高抬貴腳，踢踢它，讓它享受片刻的光榮感，那它的一生也就圓滿了。」

她都把自己貶低成狗，總可以了吧？

這一長串狗屁不通的話顯然在抱大腿、拍馬屁，可是蕭得驕發現自己竟然不覺得反感，可能是目的太直接了，反而覺得有那麼一點點的可愛。

白淺嫿蹙眉。「蕭少卿，這姑娘到底在說什麼，你聽的懂嗎？」

田習霏衝著白淺嫿討好地笑道：「這位也是大理寺的官員嗎？我還以為女子不能為官，原來大理寺有女官啊，還生得如此沉魚落雁、閉月羞花，叫民女好生敬佩。」

白淺嫿眉頭越蹙越深，蕭得驕卻莫名的想笑。

人家生得好看，敬佩什麼？簡直是邏輯不通，虧她能臉不紅氣不喘的講出來，也不怕咬到舌頭。

「少卿大人，還等什麼呢？您快踢踢這塊破板子，好成就它身為板子的最大榮耀……」田習霏一副恭順的模樣，真心誠意的說道……呢，至少表面上看起來是

真心誠意。

「得了。」蕭得驕抿唇，目光在她臉上流轉一圈。「妳走吧！別再讓我看到這塊板子。」

愛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天生美顏真是很佔便宜，連他蕭得驕都忍不住多看了她兩眼。

不過，他不會在乎那區區皮相，比她美上十倍的國色天香他都不為所動了，何況是她？他之所以會多看她兩眼是因為她巴結起來沒臉沒皮的，正常點的姑娘很難做到，所以，他會有點關注是因為她的不、正、常。

田習霏不知道自己在蕭得驕眼裡成了個不正常的女人，她滿眼感激的看著他。「是是！一定！我保證大人絕對不會再看到這塊板子，可若是大人自己要經過我們鋪子門口看到了它可不能怪在我頭上啣……告辭！」

說完，田習霏抱著落地立牌迅速退場。

白淺婞看著那抹飛快離去的窈窕身影搖頭。「真是個怪姑娘。」

正確來說，是個長得過分漂亮的怪姑娘。

她抬眼一看，見蕭得驕似乎並無反應，她也就放心了。

她會在大理寺待上三年就是為了他，這個男人是她兩世為人唯一看的上眼的，不然以她前世在華國堂堂首席法醫的身分，怎麼會願意屈就大理寺的小小仵作之職？她得在這裡，才能近水樓台先「得驕」！

「進去吧！」

兩人進了大理寺大堂，同為少卿的戴遠霆手持卷宗唉聲嘆氣。「又死姑娘了。」

蕭得驕蹙眉。「哪裡發現？死者何人？」

戴遠霆道：「在郊外雙連坡山腳下發現的，死者身分正在調查，但看驗屍報告，八九不離十，一定又是牡丹連環殺人魔。」

蕭得驕沒再說話。

京城這一年來已經死了十六名姑娘，一個月至少會死一個，死因都是姦殺，而且是極變態的先殺後姦，兇手除了在死者耳畔插上一朵牡丹，沒有留下任何犯案線索，被他們內部稱為牡丹連環殺人魔。

兇手遲遲無法緝拿歸案，又持續的死人，這表示了大理寺的無能，他們都壓力極大。

唯一的線索是，那些姑娘失蹤時都不是被強行擄走的，多半在白天就失蹤了，沒有任何目擊證人看到她們被擄，她們失蹤的地方也沒有任何掙扎或打鬥的痕跡，這表示她們極有可能是認識那兇手的，所以心甘情願的跟他走，兇手把人帶到僻靜處做案，屍體被發現的地方都只是拋屍地點，找到線索的機會相對更低。

究竟兇手是什麼人？為什麼那些姑娘都願意跟他走？遇害的姑娘裡有貴女，有小戶人家的女兒，也有青樓姑娘，共通點是相貌秀麗、身材纖細，也就是說，兇手只挑長得漂亮的姑娘，因為這個原因，京城裡稍有姿色的姑娘人人自危，沒姿色的反而可以放心，因為兇手基本上對她們不屑一顧，算是無鹽女的另類福利？

「大夥兒知道嗎，前面有間田家食肆過兩天要開張了。」戴遠霆轉了個話題，興

沖沖的說道。「開幕當日買一送一，賣的早點叫那啥肉蛋吐司的，不知道是什麼玩意兒，聽起來倒新鮮。」

他平常就是大理寺有名的話嘮和八卦王，閒來無事就愛嗑些京城裡的風流韻事，對高門裡的宅鬥如數家珍，不去當說書先生可惜了。

蕭得驕正沉思案件時，冷不防聽到「田家食肆」四個字，他修眉一挑。「在哪裡？」戴遠霆精神為之一振。「蕭少卿這是問我嗎？」

蕭得驕點頭。

這乾脆俐落的點頭對戴遠霆來說不啻是個莫大的鼓勵，要知道，蕭得驕這人心高氣傲，實在不好相處，從來不參與他的八卦內容，今天竟會開金口，表示一定有興趣，他可要趁此機會親近親近，能親近到蕭得驕，這是旁人求都求不來的機會。戴遠霆立即搬了張板凳到蕭得驕面前坐下，口沫橫飛的說道：「就在坊裡中段，走過去不用三十步，蕭少卿有興趣的話，開幕當天咱們一塊過去嚐嚐鮮如何？」蕭得驕搖頭。「沒興趣。」

戴遠霆一愣，但他不死心，再接再勵的說道：「蕭少卿，我跟你說，那食肆掌櫃的女兒美得跟朵花似的，我都不知道怎麼形容了……」

蕭得驕看了他一眼。「你已經形容了。」

CRESCENT